

垃圾堆與天人合一

張曉風

一

他不會說華語——雖然他會廣東話。

他當然更不會寫漢字，屬於他的語文其實是英文。

他是生活在加拿大的華裔移民，從母親那邊來說，他是第四代移民，從父親那邊來說，是第二代。小鎮上沒有其他華人，他們看來顯然是徹頭徹尾的加拿大人了，他並且有一個好玩的英文名字，叫「自由人」（Freeman），看來會一路蹕厲風發昂揚走天下的樣子。

然而他學了建築，建築是一項「駐足」的藝術，他必須「座落」。

而且，他戀愛了，愛上一位從香港來的華人女子，然後，他和那女子一起回到香港。

他的名銜是建築師，也在中文大學教書，他妻子是個「公益活動人」。歲月悠悠，二十多年就這樣過去了。在香港，他的名字是陳惠基，他的妻子叫李淑潔，像迴流的鮭魚，他們又找到遙遠的故川故源。

二

去年，中華民國筆會赴港開會，有一天晚上，大會安排了一個公開的朗誦會，朗誦的地點是新亞書院的一個小禮堂。因為算是盛事，我們便早早由開會的西貢島前往中文大學，召了輛計程車，懷着十分慎重的「準備心情」。

余光中先生因為有事，要另外一車去，臨行，他十分認真地叮嚀：「你們去，時間還早，你們一定要上到山頂位置，有一個景非常值得一看，叫『天人合一』，是紀念錢穆先生的。」

香港遊，余先生可算半個「地頭龍」，我們把他的話奉為圭臬。

我們原以為那一定是一處人人皆知的景點，不料計程車司機卻木然不曉，於是在校園的山徑上彎來繞去，四處打聽，偏偏如今校園中每每見到的都是些十分「國際化人士」，都是些對校園知之不甚詳的外地學生。不過，在暮色來襲之前，我們總算找到了這個玄秘的幽境。

我要怎樣形容這片幽境呢？我的第一個感覺是：「啊！原來它是一池水，藏

在一個深邃的洞穴裏。」

其實不對，它雖是一池水，卻不在洞穴裏，它的確有所覆，但覆蓋它的是一株老樹，樹不高，但枝繁葉茂，姿態如蟠螭交鶴偃蹇纏綿，顏色如翡翠巖壑，鋪天而來。但那大樹又宛似一個謙抑安全的戀慕者，雖站在近處，卻不企圖干擾什麼——除了影子，它只求池水容納它的影子。

聽說整個工程花的錢很少，當然，學院本來就不是富裕的單位，人文方面的學院一向是大學裏的低收入戶，但這個景卻造得容天納地，氣象萬千。可是無論如何，香港和台灣一樣，是個「彈丸之地」，哪有什麼氣象萬千的本錢？可是，有的，那全看建築師了。建築師是誰？就是剛才說的陳惠基。

陳惠基既不懂中文，要閱讀錢賓四先生是絕對不可能的，這一點，就全靠妻子李淑潔了。經過反覆的詮釋辯析，從年輕時即信仰基督教的陳惠基和賓四先生的儒境終於有了交集，他隱約知道該怎麼做了。

這塊山頭之地，原來的功能只是堆雜物，形同垃圾場，經過整理，成了「天人合一」造境的預定地。決定從步道開始，到大樹保留，到造一座池水，水池在我目測看來，也不過二十幾坪（每坪約四平方公尺），但已足夠迴天光以入鏡，攬無窮於方寸。原來，他造了一片「浮沿水池」，（這不是工程用語，是我杜撰的，我老家徐州稱斟酒至杯沿為「浮沿」。）水面一平如鑑，並不斷稍稍溢出，這種水池原不稀罕，台北縣政府辦公室即有一座。但「天人合一」勝境中，此池因設計精巧，剛剛好和海平面在視覺上黏合起來，於是八仙嶺、吐露港全像由這一方池水延伸出去的校區分部。

這設計，讓我想起蘇州庭園，但借山借水的老師傅怎比得上陳惠基幸運，他借的竟是大海！浩浩淼淼出入有無的大海，清風徐來，興或不興的池面都令人恍神。

天人合一可以是倫理上的宇宙親情，可以是哲學方面的細密思維，也可以是眼前滌目浣心的深層美學。

出處：

張曉風：〈垃圾堆與天人合一〉，載於《明報月刊》第四十四卷第二期（2009年2月號），頁78-79。

作者簡介：

張曉風（1941 - ），祖籍江蘇銅山，生於浙江金華。張曉風寫作類型廣泛，包括散文、新詩、小說、戲劇、雜文、兒童文學等，以散文最為著名，成名作為〈地毯的那一端〉。畢業於東吳大學中文系，曾任教東吳大學、香港浸會學院、國立陽明大學醫學院，二零零六年退休。

早期作品內容多為純潔美麗的愛情故事，文筆幽美、清新。但在《哭牆》、《愁鄉石》之後，其作品改安平祥和而為驚濤駭浪，從一塵不染直逼塵世核心。題材轉為描寫複雜的婚姻關係和難以排遣的鄉愁，筆調也相應變得深沉而簡潔。著作有《地毯的那一端》、《步下紅毯之後》、《給你，瑩瑩》、《星星都已經到齊了》等。

作者因余光中的介紹，與建築師陳惠基及其妻同遊位於新亞書院的景點「天人合一」，遂寫下此文，並記述了天人合一的歷史。作品載於《明報月刊》。